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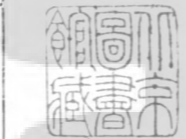
序

或曰漢以后無文章此非

通言也或曰魏晉無翰

有唐昌黎起八代之衰餘

惟柳州顏頡耳夫以唐室



三百禩文明止稱二家與
漢之賈董二司馬班楊向
歆諸人比風絜雅宐其絀
也激者云無文章又奚怪
乃余觀唐初卽有盧駱王

楊數子雕繪猶江左餘
其後八司馬並柳州興起
他家或時時以文顯然奇
而且法無逾元劉孫杜吳
子于庭輯而新之托始樊

川尤鍾嗜也樊川之文或
鑄琢險岨或通流勁折不
名一等要其文匪漏法旨
不舛理大章小言罔不觸
感景會形抒性真最曉兵

事觀其罪言原十六衛戰
守二論與時宰論用兵論
江賊二書經度規定如列
矚指掌他若刺麥汰而賦
阿房傷文愜而序孫子論

諫以風直臣上書高大夫
以平銓格表譚忠之遺事
發張鄭之逸踪傳誌碎文
論辯瓌說摘理表微咸非
膚險傳曰言以足志文以

足言惟志立而言文麗之
豈與夫童子雕蟲王侯贈
馬體弱辭壯無根芟而有
華葉者同年道哉善乎裴
藍田之言曰撥斲治本繩

幅道義鈎索于經史觝禦
于理化藍田與樊上翁從
游昵密數十年文章雅知
故言洞深隱樊上翁又自
言曰旣不自期富貴要有

數百首文章號樊川集顧
樊川一禽魚一草木無恨
矣嗚呼用心如此立言不
朽詎有倖哉假令漢唐二
代並以文事建旗誇雄則

韓柳與司馬班氏狎盟執
耳樊川出偏銳佐之賈勇
而前當辟易董賈彼相如
子雲雕飾駢俶直望塵拔
舍矣

東海朱一是近修氏題
于梅水之園居



杜樊川集序

將仕郎守京兆府藍田縣尉文集賢殿
校理裴延翰撰

長安南下杜樊鄉鄜元長注水經實樊川也延
翰外曾祖司徒岐公之別墅在焉上五年冬仲
舅自吳興守拜考功郎中知制誥盡吳興俸錢
創治其墅出中書直匭召昵密往遊其地一旦
談啁酒酣顧延翰曰司馬遷云自古富貴其名
磨滅者不可勝紀我適稚走於此得官受俸再

治完具俄及老爲樊上翁旣不自期富貴要有
數百首文章異日爾爲我序號樊川集如此顧
樊川一禽魚一草木無恨矣庶千百年未隨此
磨滅矣明年冬遷中書舍人始少得恙盡搜文
章閱千百紙擲焚之纔屬留者十二三延翰自
撮髮讀書學文率承導誘伏念始初出仕入朝
三直太史筆比四出守其間餘二十年凡有撰
制大手短章塗藁醉墨碩夥纖屑雖適僻阻不
遠數千里必獲寫示以是在延翰久藏蓄者甲

乙籤目比校焚外十多七八得詩賦傳錄論辯
碑誌序記書啓表制離爲二十編合爲四百五
十首題曰樊川文集嗚呼雖當一時戲惑之言
孰見魄兆而果驗白耶嘻文章與政通而風俗
以文移在三代之道以文與忠敬隨之是爲理
具與運高下探採古作者之論以屈原宋玉賈
諛司馬遷相如楊雄劉向班固爲世魁傑然騷
人之辭怨刺憤懣雖援及君臣教化而不能霑
洽時論相如子雲瑰麗詭變諷多要寡漫美無

歸不見治亂賈馬劉班乘時君之善否直豁已
臆奮然以拯世扶物爲任纂緒造端必不空言
言之所及則君臣禮樂教化賞罰無不包焉竊
觀仲舅之文高聘夙厲旁紹曲摭絜簡渾圓勁
出橫貫滌濯滓窳支立欹倚呵摩皴瘃如火煦
焉爬梳痛痒如水洗焉其抉剔挫偃敢斷果行
若誓牧野前無有敵其正視嚴聽前衡後鑿如
整冠裳祇謁宗廟其聒蟄爆聾發不慄若大呂
勁鳴洪鐘橫撞撐裂噎啞切韶護其砭熨嫉

害堤障初終若濡禱於未焚膏癰於未穿栽培
教化翻正治亂變醢養瘠堯醜舜薰斯有意趨
賈馬劉班之藩牆者邪其文有罪言者原十六
衛者戰守二論者與時宰論用兵論江賊二書
者上獵秦漢魏晉南北二朝逮貞觀至長慶數
千百年兵農刑政措置當否皆能採取前事凡
人未嘗經度者若繩裁刀解粉畫線織布在眼
見耳聞哉其譎往事則阿房宮賦刺當代則感
懷詩有國欲亡則得一賢人決遂不亡則張保

臯傳尚古兵柄本出儒術不專任武力者則注
孫子而爲其序褒勸賢傑表揭職業財贈莊淑
大長公主及故丞相奇章公汝南公墓誌標白
歷代取士得才率由公族子弟爲多則與高大
夫書諫諍之體非訐醜惡與主鬪激則論諫書
若一縣宰因行德教不施刑罰能舉古風則謝
守黃州表一存一亡適見交分則祭李處州文
訓勵官業告東君命擬古典暮以寓誅賞則司
帝之誥其餘述喻讚誠興諷愁傷易格異狀機

鍵雜發雖綿遠窮幽醜腴魁臯筆酣句健窈眇
碎細包詩人之軌憲整楊馬之衙陣聳曹劉之
骨氣掇顏謝之物色然未始不撥斲治本緼幅
道義鈎索於經史觚禦於理化也故文中子曰
言文而不及理是天下無文也王道何從而興
乎嘻所謂文章與政通而風俗以文移果於是
以卜盛時理具踔三代而蔭萬古若躋太華臨
溟渤但觀乎積高而杳深不知其磅礴澶漫所
爲遠大者也近代或序其文非有名與位則文

杜樊川集 序
學宗老小子既就其集寐寤思慮顛倒反覆不
翅音試逾年苟墜承顧付與之言雖晦顯兩不相
解在他人無知狀者然以高有天幽有神陰有
宰物者可自扞誣以甘罰殛邪故摠條目強自
作序至于裁判風雅宰制典刑標翌時濟物之
才編志業名位之實則恭俟叔父中書公于前
序

杜樊川集目錄

第一卷

阿房宮賦

望故園賦

晚晴賦

第二卷

罪言

原十六衛

戰論 守論

論相

第三卷

燕將錄

張保臯鄭年傳

竇烈女傳

書處州韓吏部孔子廟碑陰

三子言性辯 塞廢井文

題荀文若傳後

第四卷

唐故江西觀察使武陽公韋公遺愛碑

唐故太子少師奇章郡開國公贈太尉

牛公墓誌銘

唐故東川節度使檢校右僕射兼御史

大夫贈司徒周公墓誌銘

第五卷

唐岐陽公主墓誌銘

唐故御史大夫韋公墓誌銘

唐故處州刺史李公墓誌銘

唐故歙州刺史邢君墓誌銘

第六卷

李府君墓誌銘

杜君墓誌銘

駱處士墓誌銘

復州司馬杜君墓誌銘

唐故邕府巡官裴君墓誌銘

盧秀才墓誌銘

進士龔軹墓誌銘

自撰墓銘

第七卷

李賀集序

注孫子序

送薛處士序

送盧秀才赴舉序

杭州新造南亭記

池州造刻漏記

池州重起蕭丞相樓記

同州澄城縣工倉戶尉廳壁記

宋州寧陵縣記

淮南監軍使院廳壁記

第八卷

上司徒李公論用兵書

上李太尉論江賊書

上門下崔相公書

上昭義劉司徒書

第九卷

上周相公書

上宣州高大夫書

上李中丞書

與人論諫書

上浙西盧大夫書

第十卷

上宣州崔大夫書

上池州李使君書

投知己書

荅莊克書

上河陽李尚書書

上鹽鐵裴侍郎書

與汴州從事書

第十一卷

黃州准赦祭百神文

又祭城隍神祈雨文二首

池州祭木瓜神文

祭故處州李使君文

祭東川周相公文

祭龔秀才文

禮部尚書崔公行狀

吏部侍郎沈公行狀

第十二卷

黃州刺史謝上表

賀平党項表

進撰故江西韋大夫遺愛碑文表

爲中書門下請追尊號表

賀生擒衡州草賊鄧裴表

謝賜御札提舉邊將表

謝賜新絲表

壽昌節宴謝賜音樂狀

謝賜茶酒等狀

代裴相公讓平章事表

代謝賜批荅表

又代謝賜告身鞍馬狀

論閣內延英奏對書時政記狀

謝許受江西送綵絹等狀

內宴百寮上壽酒及謝恩謝賜物等辭

三首

代人舉周敬復自代狀

代人舉蔣係自代狀

第十三卷

上李太尉論北邊事啓

賀中書門下平澤潞啓

上白相公啓

上周相公啓

上鄭相公狀

上淮南李相公狀

上吏部高尚書狀

上刑部崔尚書狀

上安州崔相公啓

薦韓乂啓

上知已文章啓

獻詩啓

薦王寧啓

上宰相求湖州第一啓

上宰相求湖州第二啓

上宰相求湖州第三啓

上宰相求杭州啓

爲堂兄慥求澧州啓

第十四卷

高元裕除吏部尚書制

崔瓌除刑部尚書蘇滌除左丞崔璵除

兵部侍郎等制

裴休除禮部尚書裴諗除兵部侍郎等制

畢誠除刑部侍郎制

韋有翼除御史中丞制

趙真齡除右散騎常侍制

韓賓除戶部郎中裴處權除禮部郎中

孟璲除工部郎中等制

鄭處晦守職方員外兼侍御史雜事制

庾道蔚守起居舍人李汶儒守禮部員

外郎克翰林學士等制

李朋除刑部員外郎李從誨除都官員

外郎等制

權審除戶部員外郎制

皇甫鈺除右司員外郎鄭深除侍御史

等制

韋退之除戶部員外郎裴德融除殿中

侍御史盧穎除監察御史等制

李蔚除侍御史盧潘除殿中侍御史等制

盧告除左拾遺制

蕭現除太常寺博士制

杜濛除太常寺博士制

馬曙除右庶子王固除太僕少卿王球

除太府少卿等制

李叔玫除太僕卿高証除均州刺史萬

汾除施州刺史等制

李珣贈司空制

歸融贈左僕射制

令狐定贈禮部尚書制

第十五卷

李訥除浙東觀察使兼御史大夫制

盧搏除廬州刺史等制

李文舉除睦州刺史制

竇弘餘加官依前台州刺史蘇莊除鄧

州刺史等制

李暨除絳州刺史魏中庸除亳州刺史

曹慶除威遠營使等制

李誠元除朔州刺史制

薛逵除秦州刺史制

田克加檢校國子祭酒依前宥州刺史

制

薛淙除鄧州任如愚除信州虞藏玘除

印州刺史等制

鄭液除通州刺史李蒙除陳州刺史等

制

王晏實除齊州吳初本巴州陳佺渝州

刺史等制

郭瓊除渠州郭宗元除興州等刺史王

康除建陵臺令等制

吳從除蓬州賈帥由除瓊州蕭蕃除羅

州刺史等制

裴閱除温州刺史伊實除獻陵臺令等

制

陸紹除信州刺史封載除遂州刺史鄭
宗道除南鄭縣令等制

張德翁除歸州刺史李承訓除福昌縣
令盧審矩除陽翟縣令等制

王樟除雅州刺史郭銷除右諭德等制
傅孟恭除威州刺史宣敏加祭酒兼御
史依前宣歙道兵馬使知防秋事等

制

姚克柔除鳳州刺史韋承鼎除櫟陽縣

令王仲連除贊善大夫等制

朱載言除循州刺史袁循除渭南縣令

張公及除獻陵令韋幼章除京兆府

倉曹等制

支某除鄆王傅盧賓除融州刺史趙全

素除福陵令等制

鄭悽除大理寺卿致仕制

第十六卷

王釗除皇城留守制

王知信除左衛將軍史寰除右監門衛
將軍等制

張直方授左驍衛將軍制

朱叔明授右武衛大將軍制

梁榮幹除檢校國子監祭酒兼右神策
軍將軍制

呂衛除左衛將軍李銖右威衛將軍令
狐朗除滑州別駕等制

張幼彰程脩已除諸衛將軍翰林待詔

等制

一品孫李明遠授左千牛備身等制

李鄴除檢校刑部員外郎充鹽鐵嶺南
留後鄭蕃除義武軍推官等制

韋宗立授檢校倉部員外郎知鹽鐵廬
壽院等制

房次玄除檢校員外郎充度支靈鹽供
軍使等制

李知讓加御史中丞依前邠州刺史韋

瓊加侍御史充振武軍掌書記等制

崔彥曾除山南西道副使李詵山東道

推官楊元汶京兆府法曹等制

李承慶除鳳翔節度副使馮軒除義成

軍推官等制

夏侯曠除忠武軍節度副使薛途除涇

陽尉充集賢校理等制

蕭孜除著作佐郎裴祐之陝府巡官崔

滔櫟陽縣尉充集賢校理等制

楊知退除鄆州判官薛廷望除美原尉

直弘文館制

白從道除東渭橋巡官陶祥福建支使

劉琬壽州巡官等制

盧藉除河東副使李推賢殿中丞高湜

除湖南推官薛廷傑桂管支使等制

鄭碣除江西判官李仁範除東川推官

裴虔餘除山南東道推官處士陳威

除西川安撫巡官等制

裴詒除監察御史裏行桂管支使等制
石賀除義武軍書記崔涓除東川推官
等制

顧湘除涇原營田判官夏侯覺除鹽鐵
巡官等制

趙元方除戶部和糴巡官陳洙除長安
縣尉王巖除右金吾使判官等制

韋承鼎除左贊善大夫韋諝除尚食奉
御柳謙除壽安縣令韋選除義昌軍

推官錢琦除滄景支使等制

康從固除翼王府司馬等制

張正度除汾州別駕等制

馬迥除蜀州別駕等制

第十七卷

高駢除祭酒兼侍御史依前充右神策
軍兵馬使制

忠武軍都押衙檢校太子賓客王仲玄
等加官制

右神策軍狎猗檢校太子賓客尚漢美
叙勲制

右神龍軍大將軍劉誠信等三十三人
叙階制

柳師玄除衢州長史知夏州進奏等制
賴師貞除懷州長史周少鄴除號州司

馬王桂除道州長史等制

景思齊等授官知宣武軍進奏制
馮少端等湖南軍將授官制

武官授折衝果毅等制

張直方貶恩州司戶制

王著貶端州司戶制

李玘貶撫州司馬制

姜閱貶岳州司馬制

武易簡量移梧州司馬制

王元宥除神策軍護軍中尉制

周元植除鳳翔監軍制

朱能裕除景陵判官制

劉全禮等七人並除內侍省府屬丞置

同正等制

宋叔康妻封邑號制

吐突士曄妻封邑號制

新羅王子金元弘等授太常寺少卿監

丞簿制

西州迴鶻授驍衛大將軍制

沙州專使押衙吳安正等二十九人授

官制

燉煌郡僧正慧苑除臨壇大德制

契丹賀正使大酋領等授官制

黔中道朝賀牂牁大酋長等十六人授

官制

黔中道朝賀訓州昆明等十三人授官

制

杜樊川集目錄終

杜樊川集卷一

東海朱一是近脩

評次

丹山吳 璵于庭

阿房宮賦

元出二字奇

六王畢。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覆壓三百餘里。隔離天日。驪山北構而西折。直走咸陽。二川溶溶。流入宮牆。五步一樓。十步一閣。廊腰縵迴。簷牙高啄。各抱地勢。鉤心鬪角。盤盤焉。困困焉。蜂房水渦。轟不知乎幾千萬落。長橋臥波。未雩何。

形容俱有奇思

龍復道行空。不霽何虹。高低冥迷。不知東西。歌
 臺暖響。春光融融。舞殿冷袖。風雨淒淒。一日之
 內。一官之間。而氣候不齊。妃嬪媵嬙。王子皇孫。
 辭樓下殿。輦來于秦。朝歌夜絃。為秦宮人。明星
 熒熒。開粧鏡也。綠雲擾擾。梳曉鬟也。渭流漲膩。
 棄脂水也。煙斜霧橫。焚椒蘭也。雷霆乍驚。宮車
 迴也。輾轉遠聽。杳不知其所之也。一肌一容。盡
 態極妍。縵立遠視而望。幸焉有不見者。三十六
 年。燕趙之收藏。韓魏之經營。齊楚之精英。幾世

幾年。漂掠其人。倚疊如山。一旦有不能輸來其
 間。鼎鑄王石。金瑰珠礫。棄擲邈迤。秦人視之。亦
 不甚惜。嗟乎一人之心。千萬人之心也。秦愛紛
 奢。人亦念其家。奈何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
 使負棟之柱。多於南畝之農夫。架梁之椽。多於
 機上之工女。釘頭磷磷。多於在庾之粟粒。瓦縫
 參差。多於周身之帛縷。直欄橫檻。多於九土之
 城郭。管絃嘔啞。多於市人之言語。使天下之人。
 不敢言而敢怒。獨夫之心。日益驕固。戍卒叫。函

阿房宮千古奇奢。須此奇情繪出

此際有神

谷舉楚人。一炬可憐。焦土滅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嗟乎。使六國各憂其人。則足以拒秦。使秦復愛六國之人。則通三世。可至萬世。而為君。誰得而族滅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鑑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

漢魏六朝以來賦家之心。不越子虛上林。蹊竇此獨奇險曠逸。湧滌舊塵。遂為文苑絕唱。

樊川集中第一奇文

望故園賦

余固秦人兮。故園秦地。念歸途之幾里。訴余心之未歸兮。雖繫日而安至。既操心之大謬。欲當時之奏技。技固薄兮。豈易售。矧將來之歲。幾人固。有尚。殊金印節。人固。有為。背憎面悅。擊短扶長。曲邀橫結。吐片言兮。千口莫窮。觸一機而百關。俱發。嗟小人之顛蒙兮。尚何念於逸越。余之思歸兮。走杜陵之西道。巖曲天深。地平木老。隴雲秦樹。風高霜早。周臺漢園。斜陽暮草。寂寥四

杜陵川集

望蜀峯聯嶂。惹龍氣佳。蟠聯地壯。繚粉黛於綺

城。矗未央於天上。月出東山。苔扉向關。長煙苒

惹。寒水汪灣。遠林雞犬。樵夫夕還。織有桑兮

耕。有土。昆令季強。兮鄉黨附。悵余心兮捨茲而

何去。憂豈無念。念至謂何。憤愠悽悄。顧我則多

萬世。在上兮百世。居後中有一生兮。孰為壽夭

生。既不足以紉佩兮。顧他務之纖小。賦言歸兮

余之忘世。徒為兮紛擾。

較柴桑歸去來辭景更曲情更愴寓意更多

宛然桑梓之樂

不平

晚晴賦

并序

秋日晚晴。樊川子目于郊園。見大者小者。有狀類者。故書賦云。

雨晴秋容新沐兮。忻遶園而細履。面平池之清空兮。紫閣青橫。遠來照水如高堂之上。見羅幕兮。垂乎鏡裏。水勢黨伍兮。行者如迎。偃者如醉。高者如達。佞者如跂。松松數十株。切切交風如冠。劔竹大臣國有急難。庭立而議。竹林外裏兮。十萬丈夫甲刃。縱縱七恭切密陣而環侍。豈負軍令之

賦家獨步

不敢囂兮。何意氣之嚴毅。復引舟于深灣。忽八
 九之紅艾。姹然如婦。飲然如女。墮蓋黥於勿顏
 似見放棄。白鷺潛來兮。邈風標之公子。窺此美
 人兮。如慕悅其容。媚雜花參差於岸側兮。絳綠
 黃紫。格頑色賤兮。或妾或婢。間草甚多。叢者束
 兮。靡者杳兮。仰風獵日如立。如笑兮。千千萬萬
 之容兮。不可得而狀也。若予者。則謂何如。倒冠
 落珮兮。與世闊踈。敖敖休休兮。真狗自遠其愚。而隱
 居者乎。

杜樊川集卷二

東海朱一 是近脩

丹山吳 與于庭

評次

罪言

國家大事。牧不當言。言之實一作實有罪。故作

罪言。生人常病兵。兵祖於山東。胤於天下。不得

山東兵。不可死。山東之地。禹畫九土。日冀州野。

野無舜以其分太大。離為幽州并州。程其水土。

與河南等。常重十一二。故其人沉鷲多材力。重

許可能辛苦。自魏晉已下。胤浮美淫。工機纖雜。

意態百出。俗益蕩。蕩一作卑弊人益脆弱。唯山東敦

五種。本兵矢。他不能蕩而自若也。復產健馬。下

者日馳二百里。所以兵常當天。冀州以其恃

強不循理。冀其必破弱。雖已破。冀其復強大也。

并州力足以并吞也。幽州幽陰慘殺也。故聖人

因其風俗以為之名。黃帝時蚩尤為兵階。阪帛任今

媯川縣自後帝王多居其地。豈尚其俗都之邪。自

周劣齊。霸不一世。晉文常傭役諸侯。至秦萃銳

三晉。經六世。乃能得韓。遂折天下脊。復得趙。因

拾取諸國。秦末韓信聯齊有之。故蒯通知漢楚

輕重在信。光武始於上谷。成於鄗。魏武舉官渡。

三分天下有其二。晉亂胡作。至宋武號為英雄。

得蜀得關中。盡得河南地。十分天下有八。然不

能使一人渡河以窺胡。至于高齊荒蕩。宇文取

得隋文。因以滅陳。五百年間。天下乃一家。隋文

非宋武敵也。是宋不得山東。隋得山東。故隋為

王。宋為霸。由此言之。山東王者不得。不可為王。

絲論甚確

霸者不得。不可為霸。猾賊得之。是以致天下不
 安。國家天寶末。燕盜徐起。出入成臯。函潼間。若
 涉無人地。郭李輩常以兵五十萬。不能過鄴。自
 爾一百餘城。天下力盡。不得尺寸。人望之。若廻
 鶻吐蕃。義無有敢窺者。國家因之。畦河脩障。戍
 塞其街蹊。齊魯梁蔡。被其風流。因亦為寇。以裏
 拓表。以表撐裏。混瀕廻轉。顛倒橫斜。未嘗五年
 間。不戰。生人日頓。委四夷日猖熾。天子因之。幸
 陝。幸漢中。焦焦然七十餘年矣。嗚呼。運遭孝武。
俱歸到夫山東

澣衣一肉。不畋不樂。自卑亢中。拔將取相。凡十
 三年。乃能盡得河南山西地。洗削更革。罔不順
 適。唯山東不服。亦再攻之。皆不利以返。豈天使
 生人。未至於帖泰耶。豈其人謀未至耶。何其艱
 哉。何其艱哉。今日天子聖明。超出古昔。志於平
 理。若欲悉使生人無事。其要在於去兵。不得山
 東兵不可去。是兵殺人無有已也。今者上策莫
 如自治。何者。當貞元時。山東有燕趙魏叛。河南
 有齊蔡叛。梁徐陳汝白馬津盟津襄鄧安黃壽

春皆戍厚兵。凡此十餘所，纔足自護。治所資不
輟一人以他使。遂使我力解勢弛。熟視不軌者
無可奈何。階此蜀亦叛。吳亦叛。其他未叛者皆
迎時上下不可保信。自元和初至今一十九年
間得蜀得吳得蔡得齊。凡收郡縣二百餘城。所
未能得唯山東百城耳。土地人戶財物甲兵校
之往年豈不綽綽乎。亦足自以為治也。法令制
度品式條章果自治乎。賢才奸惡搜選置捨果
自治乎。障戍鎮守干戈車馬果自治乎。井間阡

先自治而后
取魏上中策
正相連

陌倉廩財賦能自治乎。如不果自治是助虜為
虜。環土三千里植根七十年復有天下陰為之
助則安可以取。故曰上策莫如自治。中策莫如
取魏。魏於山東最重。於河南亦最重。何者魏在
山東以其能遮趙也。既不可越魏以取趙。固不
可越趙以取燕。是燕趙常取重於魏。魏常操燕
趙之性命也。故魏在山東最重。黎陽距白馬津
三十里。新鄉距盟津一百五十里。黎陽新鄉
並屬衛州一則馳入成
壘相望。朝駕暮戰。是二津虜能潰一則馳入成

證畫了了

事明之。元和中纂天下兵。誅蔡誅齊。頓之五年。無山東憂者。以能得魏也。田弘正昨日誅蒼頓之三年。無山東憂者。亦以能得魏也。史憲誠長慶初誅趙。一日五諸侯兵。四出潰解。以失魏也。田布昨日誅趙。罷如長慶時。亦以失魏也。李聽故河南山東之輕重。常懸在魏。明白可知也。非魏強大能致如此。地形使然也。故曰取魏為中策。最下策為浪戰。不計地勢。不審攻守。是也。兵

多粟多。歐人使戰者。便於守。兵少粟少。人不歐。自戰者。便於戰。故我常失於戰。虜常困於守。山東之人。叛且三五世矣。今之後生。所見言語。舉止無非叛也。以為事理正當如此。沉酣入骨髓。無以為非者。指示順向。詆侵族嚮。語曰叛去酋。酋起矣。至於有圍急食盡。餓屍以戰。以此為俗。俗豈可與決一勝一負哉。自十餘年來。凡三收趙。食盡且下堯山敗。郝尚趙復振。下博敗。杜牧趙復振。館陶敗。李趙復振。故曰不計地勢。不審

亦老
攻守為浪戰最下策也

剖辨形勢揣悉事機如畫沙聚米宛在目中
此經濟大文也

原十六衛

國家始踵隋制開十六衛將軍總三十員屬官
總一百二十八員署宇分部夾峙禁省厥初歷
今未始替削然自今觀之設官言無謂者其十
六衛乎本原事跡其實天下之大命也始自貞
觀中既武遂文內以十六衛畜養戎一作臣褒
鄂公之徒並外開折衝果毅府五百七十四以
為諸衛將軍儲兵伍或有不幸方二三千裡為寇土數十百
萬人為寇兵蠻夷戎狄踐踏四作此時戎臣當

提兵居外。至如天下平一暴勃消削。單車一符。將命四走。莫不信順。此時戎臣當提兵居內。當其居內也。官為將軍。綬有朱紫。章有金銀。千百騎趨奉朝謁。第觀車馬。歌兒舞女。念功賞勞。出於曲賜。所部之兵。散舍諸府。上府不越一千二百人。五百七十四府。凡有四十萬人。三時耕稼。撥叙悉而語百切芳味禳音糶加音耒。一時治武。騎劍兵矢。裨衛以課。父兄相言。不得業他。籍藏將府。伍散田畝。力解勢破。人人自愛。雖有蚩尤為師帥。亦不可使為亂耳。及其

前改原利後
改原害其言
瞭然

當居外也。緣部之兵。被檄乃來。受命於朝。不見妻子。斧鉞在前。爵賞在後。以首爭首。以力搏力。飄暴交梓。豈暇異畧。雖有蚩尤為師帥。亦無能為叛也。自貞觀至于開元末。百五十年間。戎臣兵伍。未始逆篡。此聖人所能柄統。輕重制障。表裏聖筭。神術也。至于開元末。愚儒奏章曰。天下文勝矣。請罷府兵。詔曰。可。武夫奏章曰。天下力強矣。請搏四夷。詔曰。可。於是府兵內剷。邊兵外作。戎臣兵伍。湍奔矢往。內無一人矣。起遼走蜀。

論將一段更
為激切

本朝... 卷二

繚絡萬里事五強寇奚契丹吐審十餘年中亡
 百萬人尾大中乾成燕偏重去聲而天下掀然根
 萌燼燃七聖肝食求欲除之且不能也由此觀
 之戎臣兵伍豈可一日使出落鈴鍵哉然為國
 者不能無也居外則叛韓鯨七國近者居內則
 篡卓莽曹馬使外不叛內不篡兵不離伍無自
 焚之患將保頸領無烹狗之論古今已還法術
 最長其置府立衛乎近代以來於其將也弊復
 為甚未世用人皆如此豈獨將然人囂曰廷詔命將矣名出視之率市兒輩

蓋多賂金王負倚幽陰折券交貨所能也絕不
 識父母禮義之教復無慷慨感槩之氣百城千
 里一朝得之其強傑復勃者則撓削法制不使
 縛已斬族忠良不使違已力壹勢便罔不為寇
 其陰泥去聲巧狡者亦能家筭口歛委於邪倖由
 卿市公去郡得都四履所治指為別館或一夫
 不幸而壽則憂割生人略匝天下是以天下每
 每兵亂湧溢齊人乾耗鄉黨風俗淫窳衰薄教
 化恩澤壅抑不下召來災殍被語奇及牛馬嗟乎自

上楚川集 卷二

愚而知之。人其盡知之乎。且武者任誅。如天時有秋。文者任治。如天時有春。是天不能倒春秋。是豪傑不能摠文武。是此輩受鉞誅暴乎。曰於。是乎在。某人行教乎。曰於是乎在。欲禍蠹不作者。未之有也。伏惟文皇帝十六衛之旨。誰復而原其實。天下之大命也。故作原十六衛。

府兵壞而藩鎮重。尾大之禍。唐率不振。篇中利利害害。辨如列眉。惟中有感憤。故言之切。摯也。

戰論 并序

兵非脆也。穀非殫也。而戰必挫。北是曰不循其道也。故作戰論焉。

河北視天下猶珠璣也。天下視河北猶四支也。珠璣苟無。豈不活身。四支苟去。吾不知其為人。何以言之。夫河北者。俗儉風渾。淫巧不生。朴毅

堅強。果於戰。耕名城。堅壘。峒音額。薛音切。五結。相貫。高

山大河。盤互交鎖。加以土息。健馬。便於馳敵。是以出則勝。處則饒。不窺天下之產。自可封殖。亦

兵財兩殫是當時情勢

猶大農之家不待珠璣然後以為富也天下無
河北則不可河北既虜則精甲銳卒利刀良弓
健馬無有也卒反然夷狄驚四邊摩封疆出
表裏吾何以禦之是天下分出四支更奇一支兵去矣河東盟
津滑臺大梁彭城東平盡宿厚兵以塞虜衝是
六郡之師嚴飾護疆不可他使是天下二支兵
去矣六郡之師厥數三億低首仰給橫拱不為
則汾淮已北循河之南東盡海西叩洛經數千
里赤地盡取才能應費是天下三支財去矣咸

五敗先綱後目亦論家套格然指摘詳明大方正不嫌耳

管子云素賞此云宿敗勝

陽西北戎夷大屯嚇呼膾臊徹于帝君周秦單
師不能排闥於是盡剗吳越荆楚之饒以啖兵
戍是天下四支財去矣乃使吾用度不周徵徭
不常無以膏齊民無以接四夷禮樂刑政不暇
脩治品式條章不能備具是天下四支盡解頭
腹兀然而已焉有人解四支其自以能久為安
乎今者誠能治其五敗則一戰可定四支可生
夫天下無事之時殿寄大臣偷處榮逸為家治
具戰士離落兵甲鈍弊車馬初弱而未嘗為之

簡帖整飾。天下雜然盜發。則疾歐疾戰。此宿敗之師也。何為而不北乎。是不蒐練之過者。其敗一也。夫百人荷戈。仰食縣官。則挾千夫之名。大將小裨。操其餘贏。以虜壯為幸。以師老為娛。是執兵者常少。糜食者常多。築壘未乾。公囊已虛。此不責實科食之過。其敗二也。夫戰輒小勝。則張皇其功。奔走獻狀。以邀上賞。或一日再賜。一月累封。凱還未歌。書品已崇。爵命極矣。田官廣矣。金繒溢矣。子孫官矣。焉肯搜奇外死。勤於戎

此局濫通弊

矣。此賞厚之過。其敗三也。夫多喪兵士。顛翻大。都則跳身而來。刺邦而去。迴視刀鋸。菜色甚安。一歲未更。旋已立於壇墀之上矣。此輕罰之過。其敗四也。夫大將將兵柄。不得專恩。臣詰責第。來揮之。至如堂然。將陣殷然。將鼓一則曰必為。偃月一則曰必為魚麗。三軍萬夫。環旋翔佯。恍。駭之間。虜騎乘之。遂取吾之鼓旗。此不專任責。成之過。其敗五也。元和時。天子急太平。嚴約以。律下。常團兵數十萬。以誅蔡。天下乾耗。四歲然。

後能取。此蓋五敗不去也。長慶初盜子孫悉來走命。是內地無事。天子寬禁厚恩。與人休息。未幾而燕趙甚亂。引師起將。五敗益甚。登壇注意之臣。死竄且不暇。復焉能加威於反虜哉。今者誠欲調持干戈。洒掃垢汗。以為萬世安。而乃踵前非。踵前非是不可為也。古之政有不善。士傳言。庶人謗。發是論者。亦且將書于謗木。傳于士大夫。非偶而已。

唐室之季河北勢去則天下大勢皆去指陳

詳切深明機畧賈生痛哭惡能到此
珠璣之喻匪夷所思忽以四支對舉更妙若
俗手必云五穀矣

守論 并序

往年兩河盜起。屠囚大臣。劫戮二千石。國家不
議誅。乃束兵自守。反脩大曆貞元故事。而行姑
息之政。是使逆輩益橫。去聲終唱患禍。故作守論
焉。

厥今天下何如哉。干戈朽。鈇鉞鈍。含弘混貸。煦
育逆孽。殆爲故常。而執事大人。曾不歷筭周思。
以爲宿謀。方且鬼岸抑揚。自以爲廣大繁昌。莫
已若也。嗚呼。其不知乎。其俟蹇頓顛傾而後爲

之支計乎。且天下幾里。列郡幾所。而自河巴北。蟠城數百。金堅蔓織。角奔為寇。伺吾人之顛。賴○崑○稱○古○折天時之不利。則將與其朋伍羅絡郡國。將駭亂吾民於掌股之上耳。今者及吾之壯。不圖擒取。而乃偷處恬逸。第第相付。以為後世子孫背脅。疽根。此復何也。今之議者咸曰。夫倔強之徒。吾以良將勁兵。以為銜策高位。美爵充飽其腸。安而不撓。外而不拘。亦猶豢擾虎狼。而不拂其心。則忿氣不萌。此大曆貞元所以守邦也。亦何必

議者本意畏敵此特飾詞

疾戰焚煎吾民。然後以為快也。愚曰。大曆貞元之間。適以此為禍也。當是之時。有城數十。千百卒夫。則朝廷待之貸以法。故於是乎闊視大言。自樹一家。破制削法。角為尊奢。天子養威而不問。有司守恬而不呵。王侯通爵。越錄受之。覲聘不來。几杖扶之。逆息虜胤。皇子嬪之。裝緣采飾。無不備之。是以地益廣。兵益強。僭擬益甚。侈心益昌。於是土田名器。分劃殆盡。而賊夫貪心。未及畔岸。遂有淫名越號。或帝或王。盟詛自立。恬

登數之字筆法

淡不畏走兵西畧以飽其志者也是以趙魏燕
齊卓起大倡梁蔡吳蜀躡而和之其餘混傾軒
囂欲相效者往往而是運遭孝武宵旰不忘前
英後傑夕思朝議故能大者誅鋤小者惠來不
然周秦之郊幾爲犯獵哉大抵生人油然多欲
欲而不得則怒怒則爭亂隨之是以教管於家
刑罰於國征伐於天下此所以裁其欲而塞其
爭也大曆貞元之間盡反此道提區區之有而
塞無涯之爭是以首尾指支幾不能相運掉也

今者不知非此而反用以爲經愚見爲盜者非
止於河北而已嗚呼大曆貞元守邦之術未戒
之哉

因循養亂者本意畏賊輒云休息今之言撫
賊者亦如是也古今一轍能無慨然

戰論意旨英爽守論詞致彫倔各盡其妙

論相

呂公善相人。言女呂后當大貴。宐以配季。季後爲天子。呂后復稱制天下。王呂氏子弟。悉以大國。隋文帝相工來和輩數人。亦言當爲帝者。後篡竊果得之。誠相法之不謬矣。呂氏自稱制通爲后。凡二十餘年間。隋氏自篡至滅。凡三十六年間。男女族屬。殺滅殆盡。當秦末。呂氏大族也。周末。楊氏爲八柱國。公侯相襲久矣。一旦以一女一男子。偷竊位號。不三二十年間。壯老嬰兒。

皆不得其死。不知一女子為呂氏之福，邪為禍。邪一男子為楊氏之禍，邪為福，邪得一時之貴，滅百世之族。彼知相法者，當曰：此必為呂氏楊氏之禍，乃可為善相人矣。今斷一指得四海，凡人不欲為，况以一女子一男子易一族哉。余讀荀卿非相，因感呂氏楊氏知卿為大儒矣。

古有聞其子豺聲而知滅族者，相之禍福洵不止一身已也。發論甚是，新冷。

杜樊川集卷三

東海朱一是近脩

評次

丹山吳璵于庭

燕將錄

譚忠者，絳人也。祖瑤，天寶末，令內黃，死燕寇。忠豪健喜兵，始去燕，燕牧劉濟與二千人障白狼

口。

山名契丹路

後將漁陽軍，留范陽。元和五年，中黃

門出禁兵伐趙，魏牧田季安令其徒曰：師不跨河二十五年矣。今一旦越魏伐趙，趙誠虜，魏亦

虜矣。計為之奈何。其徒有超佐任而言曰。願借
 騎五千以除君憂。季安大呼曰。壯矣哉。兵決出。
 格沮者斬。忠其時為燕使魏。知其謀。乃入謂季
 安曰。某之謀。是引天下之兵也。何者。往年王師
 取蜀取吳。筭不失一。是相臣之謀。今王師越魏
 伐趙。不使者。臣宿將。而專付中臣。不輸天下之
 甲。而多出禁甲。君知誰為之謀。此乃天子自為
 之謀。欲將誇服於臣下也。今若師未叩趙。而先
 碎於魏。是上之謀。反不如下。且能不耻於天下。

警動類國策

乎。既耻且怒。於是任智畫策。仗猛將兵。練精畢
 力。再舉涉河。鑑前之敗。必不越魏而伐趙。校罪
 輕重。必不先趙而後魏。是上不上。下不下。當魏
 而來也。季安曰。然則若之何。忠曰。王師入魏。君
 厚犒之。於是悉甲壓境。號曰伐趙。則可。陰遣趙
 人書曰。魏若伐趙。則河北義士。謂魏賣友。魏若
 與趙。則河南忠臣。謂魏反君。賣友反君之名。魏
 不忍受。執事若能陰解罍障。遺魏一城。魏得持
 之。奏捷天子。以為符信。此乃使魏北得以奉趙。

計甚陰曲

西得以爲臣。於趙爲角尖之耗。於魏獲不世之利。執事豈能無意於趙乎。趙人脫不拒君。是魏霸基安矣。季安曰善。先生之來。是天眷魏也。遂用忠之謀。與趙陰計。得其堂陽。縣名屬冀州忠歸燕。謀欲激燕伐趙。會劉濟合諸將曰。天子知我怨趙。今命我伐之。趙亦必大脩我。伐與不伐孰利。忠疾對曰。天子終不使我伐趙。趙亦不脩燕。劉濟怒曰。爾何不直言。濟趙叛命。忠繫獄。因使人視趙。果不脩燕。後一日。詔果來曰。燕南有趙。北

有胡。胡猛趙。屏不可捨。胡而事趙也。燕其爲子。謹護北疆。勿使子復挂胡憂。而得專心於趙。此亦燕之功也。劉濟乃解獄。召忠曰。信如子斷矣。何以知之。忠曰。潞牧盧從史。外親燕。內實忌之。外絕趙。內實與之。此爲趙畫曰。燕以趙爲障。雖怨趙。必不殘趙。不必爲脩。一旦示趙。不敢抗燕。二且使燕獲疑天子。趙人旣不脩燕。潞人則走告于天子。燕厚怨趙。今趙見伐。而不脩燕。是燕反與趙也。此所以知天子終不使君伐趙。趙亦

必不脩燕。劉濟曰：今則奈何？忠曰：燕孕怨天下，無不知。今天子伐趙，君坐全燕之甲，一人未濟易水，此正使潞人將燕，賣恩於趙，敗忠於上，兩皆售也。是燕貯忠義之心，卒染私趙之口，不見德於趙人，惡聲徒嘈嘈於天下耳。雖君熟思之，激怒伐趙劉濟曰：吾知之矣。乃下令軍中曰：五日畢出後

者，醢以徇。濟乃自將七萬人南伐趙，屠饒陽、束

鹿，二縣屬深州殺萬人，暴卒于師。濟子總襲職，忠復

用事。元和十四年春，趙人獻城十二，德州管平原安陵長

河棣州管厭次商河陽信冬，誅齊，三分其地。忠

將陵蒲臺渤海因說總曰：凡天地數窮，合必離，離必合。河北與

天下相離六十年矣。此數之窮也，必與天地復

合。且建中時，朱泚搏天子，狩畿甸，李希烈僭于

梁，王武俊稱趙，朱泚稱冀，田悅稱魏，李納稱齊。

郡國往往弄兵者，低目而視。當此之時，可為危

矣。然天下卒於無事，自元和已來，劉闢守蜀，棧

道劔閣，自以為子孫世世之地。然軍卒三萬，數

月見羈，李錡橫大江，撫石頭，全吳之兵，不得一

戰。反束帳下。田季安守魏。盧從史守潞。皆天下之精甲。駕趙為騎。鼎立相視。可為強矣。然從史繞塹五十里。萬戟自護。身如大醉。忽在轎車。季安死。墳杵未收。家為逐客。蔡人被重葉之甲。圓三石之弦。持九尺之刃。突前跳後。卒族忽如搏鶚。一可枝百者。累數萬人。四歲不北。二三可為堅矣。然夜半大雪。忽失其城。齊人經地數千里。倚渤海。墻泰山。塹大河。精甲數億。鈐劍其阨。可為安矣。然兵折於潭趙。地名鄆西六十里首竿於都市。

此皆君之自見。亦非人力所能及。蓋上帝神兵

下來誅之耳。今天子巨謀。織計必平。章於大臣。

鋪樂張獵。未嘗戴星。徘徊顛王困切玩之。臣顏澁。

不展縮衣節口。以賞戰士。此志豈湏臾忘於天。

下哉。今國兵駸駸北來。趙人已獻城十二。助魏。

破齊。唯燕未得一日之勞。為子孫壽。後世豈能。

帖帖無事乎。吾深為君憂之。總拜且泣曰。自數。

人來。未聞先生之言。今者幸枉大教。吾心定矣。

明年春。劉總出燕。卒于趙。忠護總喪來。數日亦。

卒年六十四。官至御史大夫。忠弟憲。前范陽安次令。持兄喪。歸葬于絳。常往來長安間。元年孟春。某遇於馮翊屬縣北徵中。因吐其兄之狀。某因直書其事。至於褒貶之間。俟學春秋者焉。

魏欲與趙則抑之。燕不伐趙則激之。後復勸燕歸命。觀其用意。始終陰向朝廷。此唐之忠臣也。作傳者蓋亦有意。

張保臯鄭年傳

新羅人張保臯。鄭年者。自其國來徐州。爲軍中小將。保臯年三十。年少十歲。兄呼保臯。俱善鬪。戰騎而揮槍。其本國與徐州。無有能敵者。年復能沒海。履其地五十里。不噎。角其勇健。保臯差不及年。保臯以齒。年以藝。常齟齬不相下。後保臯歸新羅。謁其王曰。遍中國以新羅人爲奴婢。願得鎮清海。新羅海路之要使賊不敢掠人西去。其王與萬人如其請。自大和後。海上無鬻新羅人者。

保臯既貴於其國，年錯寔去職，饑寒在泗之漣水縣。一日言於漣水戍將馮元規曰：「年欲東歸，乞食於張保臯。」元規曰：「爾與保臯所挾何如？奈何去？取死其手。」年曰：「饑寒死不如兵死，快况死故鄉邪？」年遂去。至謁保臯，保臯飲之極歡，飲未卒，其國使至，大臣殺其主，國亂無主，保臯遂分兵五千人與年，持年泣曰：「非子不能平禍難，年至其國，誅反者，立王以報。」王遂徵保臯為相，以年代保臯。天寶安祿山作亂，朔方節度使安思

以。后。竟。論。李。郭。文。情。曠。極。

實。知。已。

順以祿山從弟賜死，詔郭汾陽代之。後旬日復詔李臨淮持節分朔方半兵，東出趙魏，當思順時。汾陽臨淮俱為牙門都將，將萬人，不相能。雖同盤飲食，常睇相視，不交一言。及汾陽代思順，臨淮欲亡去，計未決。詔至分汾陽兵東討，臨淮入請曰：「一死固甘，乞免妻子。」汾陽趨下，持手上堂，偶坐曰：「今國亂主遷，非公不能東伐，豈懷私忿時耶？」悉召軍吏出，詔書讀之。如詔約束，及別執手泣涕，相勉以忠義，訖平劇盜，實二公之力。

知其心不叛。知其材可任。然後心不疑。兵可分。平生積忿。知其心難也。忿必見短。知其材益難也。此保臯與汾陽之賢等耳。年投保臯。必曰彼貴我賤。我降下之。不宜以舊忿殺我。保臯果不殺。此亦人之常情也。臨淮分兵。詔至。請死於汾陽。此亦人之常情也。保臯任年。事出於已。年且寒饑。易為感動。汾陽臨淮。平生抗立。臨淮之命。出於天子。推於保臯。汾陽為優。此乃聖賢遲疑。成敗之際也。彼無他也。仁義之心。與雜情並植。

道學語

雜情勝則仁義滅。仁義勝則雜情銷。彼二人仁

此證最

義之心。既勝復資之以明。故卒成功。世稱周召

切

為百代人師。周公擁孺子。而召公疑之。以周公

之聖。召公之賢。少事文王。老佐武王。能平天下

周公之心。召公且不知之。苟有仁義之心。不資

以明。雖召公尚爾。况其下哉。語曰。國有一人。其

歸到國上結得大

國不亡。夫亡國非無人也。其未亡時。賢人不用。

苟能用之。一人足矣。

人但知汾陽容臨淮不知保臯容鄭年以其

顯著者証其微隱者賓主相形最為脗合至
下半詳叙李郭文體大奇讀者幾不知誰賓
誰主

竇烈女傳

烈女姓竇氏小字桂娘父良建中初為汴州戶
曹椽桂娘美顏色讀書甚有文李希烈破汴州
使甲士至良門取桂娘以去將出門顧其父曰
慎無戚必能滅賊使大人取富貴於天子桂娘
既以才色在希烈側復能巧曲取信凡希烈之
密雖妻子不知者悉皆得聞希烈歸蔡州桂娘
謂希烈曰忠而勇一軍莫如陳先奇其妻竇氏
先奇寵且信之願得相往來以姊妹叙齒因徐

說之使堅先奇之心。希烈然之。桂娘因以姊事先奇妻。嘗問曰。爲賊兇殘不道。遲晚必敗。姊宜早圖遺種之地。先奇妻然之。興元元年四月。希烈暴死。其子不發喪。欲盡誅老將校。以卑少者代之。計未決。有獻含桃者。桂娘白希烈子。請分遺先奇妻。且以示無事於外。因爲蠟帛書曰。前日已死。殯在後堂。欲誅大臣。希烈僭故曰臣。須自爲計。以朱染帛如含桃。先奇發丸見之。言於薛育曰。兩日希烈稱疾。但怪樂曲雜發。晝夜不絕。此乃

有謀未定。示暇於外。事不疑矣。明日先奇薛育

各以所部譟於牙門。請見希烈。希烈子迫出。拜

曰。願去僞號。一如李納。時正已死。納代爲師。先奇曰。爾父

勃逆。天子有命。因斬希烈及妻子。函七首以獻。

暴其屍於市。後兩月。吳少誠殺先奇。知桂娘謀。

因亦殺之。請試論之。希烈負桂娘者。但劫之耳。

希烈僭而桂娘妃。復寵信之於女子。心始終希

烈可也。此誠知所去所就。逆順重輕之理明也。

能得希烈權也。姊先奇妻。智也。終能滅賊。不顧

桂娘奇王淇
亦奇結雖閑
冷實閑會有
情

其私烈也。六尺男子。有祿位者。當希烈叛。與之
 上下者衆矣。豈才力不足邪。蓋義理苟至。雖一
 女子。可以有成。大和元年。予客遊涪陽。路出荆
 州。松滋縣。攝令王淇。為某言桂娘事。淇年十一
 歲。能念五經。舉童子。及第時。年七十五。尚可日
 計千言。當建中亂。希烈與李納田悅朱泚朱滔
 等。僭詔書檄。爭戰勝敗。地名人名。悉能記之。聽
 說如一。二日前言。竇良出於王氏。實淇之堂姑
 子也。

一女子知大體唐世有關係文字非苟作也

書處州韓吏部孔子廟碑陰

開論其聲天不生夫子於中國中國當何如曰不夷狄如

也荀卿祖夫子李斯事荀卿一日宰天下盡誘

夫子之徒與書坑而焚之曰徒能亂人不若刑

名獄吏治世之賢也彼商鞅者能耕能戰能行

其法基秦為強曰彼仁義蠹官也可以置之置之

言不用也自董仲舒劉向皆言司馬遷良史也而遷

以儒分之為九曰博而寡要勞而無功不如道

家者流也自有天地已來人無有不死者海上

迂怪之士持出言曰黃帝鍊丹砂爲黃金以餌
之晝日乘龍上天誠得其藥可如黃帝以燕昭
王之賢破強齊幾於霸秦始皇漢武帝之雄材
滅六強擗四夷盡非凡主也皆甘其說耗天下
捐骨肉而不辭至死而不悟莫尊於天地莫嚴
於宗廟社稷梁武帝起爲梁國者以筍脯麩牲
爲薦祀之禮曰佛之教牲不可殺以天子尊捨
身爲其奴散髮布地親命其徒踐之有天地日
月爲之主陰陽鬼神爲之佐夫子巍然統而辨

之復引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爲之助則其徒不
爲劣其治不爲僻彼四君二臣不爲無知一旦
不信背而之他仍族滅之倘不生夫子紛紜冥
昧百家鬪起是已所是非已所非天下隨其時
而宗之誰敢非之縱有非之者欲何所依據而
爲其辭是楊墨駢慎已降百家之徒廟貌而血
食十年一變法百年一改教橫斜高下不知止
泊彼夷狄者爲夷狄之俗一定而不易若不生
夫子是知其必不夷狄如也韓吏部夫子廟碑

曰。天下通祀。唯社稷與夫子。社稷壇而不屋。取
異代爲配。未若夫子巍然當門。用王者禮。以門
人爲配。自天子至於庶人。親北面而師之。夫子
以德。社稷以功。固有次第。因引孟子曰。生人已
來。未有如夫子者也。自古稱夫子者多矣。稱夫
子之德。莫如孟子。稱夫子之尊。莫如韓吏部。故
書其碑陰云。

若決江河有兼天浴日之勢此文之全以氣
勝者磅礴而出不能句讀中止也

此篇與昌黎相近

三子言性辯

孟子言人性善。荀子言性惡。楊子言人性善惡。混曰喜曰哀曰懼曰惡曰欲曰愛曰怒。夫七者情也。情出於性也。夫七情中。愛怒二者生而能自是本音二者性之根。惡之端也。乳兒見乳必拏求。不得即啼。是愛與怒與兒俱生也。夫豈知其五者焉。既壯而五者隨而生焉。或有或無。或厚或薄。至於愛怒。曾不須臾與乳兒相離。而至于壯也。君子之性。愛怒淡世間原有三等然不出於道。中人可以上

下者有愛拘於禮。有怒懼於法。世有禮法。其有踰者。不敢恣其情。世無禮法。亦隨而熾焉。至於小人。雖有禮法而不能制。愛則求之。有不得卽怒。怒則亂。故曰愛怒者性之本。惡之端。與乳兒俱生。相隨而至於壯也。凡言情性之善者。多引舜禹。言不善者。多引丹朱商均。夫舜禹二君子。生人已來。如二君子者。凡有幾人。不可引以爲喻。丹朱商均。爲堯舜子。夫生於堯舜之世。被其化。皆爲善人。况生於其室。親爲父子。蒸不能潤。

灼不能熟。是其惡與堯舜之善等耳。天奇喻止一月耳。言光明者。豈可引以爲喻。人之品類。可與上下者。衆可與上下之性。愛怒居多。愛怒者惡之端也。苟言人之性惡。比於二子。苟得多矣。

立說雖偏。辯自明爽。

人性原有三等。論語曰。性相近。習相遠。此中人也。又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孔子立說。包括無弊。至孟子曰。性善。荀子又反之曰。性惡。善與惡皆一偏之論矣。

塞廢井文

井廢輒不塞。於古無所據。今之州府廳事。有井廢不塞。居第在堂上。有井廢亦不塞。或匣而護之。或橫木以土覆之。至有歲久木朽。陷人以至於死。世俗終不塞之。不知何典故。而井不可塞。井雖列在五祀。在都邑中。物之小者也。若盤庚五遷其都者。社稷宗廟。尚毀其舊。而獨井豈不塞邪。古者井田九頃。八家環而居之。一夫食一頃。中一頃樹蔬鑿井。而八家共汲之。所以籍齊。

民而重泄地氣以小喻大人身有瘡奇論不醫即死

木有瘡久不封即亦死地有千萬瘡諸甚於地何如

哉古者八家共一井今家有一井或至大家至

于四五井十倍多於古地氣漏泄則所產脆薄

人生於地內更奇今之人不若古之人渾剛堅一寧

不由地氣泄漏哉易曰改邑不改井此取象言

安也非井不可塞也天下每州春秋二時天子

許抽當所上賦錫宴其刺史及州吏必廓其地

為大宇以張其事黃州當是地有古井不塞故

為文投實以土

小文多奇致

